

善人傳奇

俞敏杰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SHANRENCHUANQI

善人传奇

俞敏杰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人传奇/俞敏杰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0680-637-1

I. 善… II. 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216 号

善人传奇

作 者 俞敏杰
责任编辑 周瑄璞
封面设计 哲峰
版式设计 哲峰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75 千
印 张 14.2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637-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77

母亲的话

——《善人传奇》写作背景注解

俞敏杰

在我的父母相继离开这个娑婆人世的四五年里，我正处在人生的逆境之中，经营积累多年的生存资源被肆意掳掠，个人生存的生态小环境极其险恶，我的身心被急躁、忧烦、怨怒、愤懑所缠绕，个人智慧几乎丧失殆尽。我竟然有了一点点反社会、反人类的思绪，甚至有了一些模模糊糊的对黑社会现象的理解。

此时此境，我多么需要听闻大道，多么迫切有人指点迷津。然而，父亲的人生已近尾声，老年痴呆症已夺去了他的个人智慧；母亲为了不给儿女增添麻烦，独自肩负起照料、伺候父亲的重担，似乎也无暇顾及我的个人命运。在我们眼里，母亲只是日夜忙碌地做着、做着，她做得越多，儿女们获得的惠泽也就越多，但是每逢母亲和别人搭讪或聊天时她还总要说：“孩子们都很孝顺，家里烧的液化气是他们拿来的，老头子看病，他们也一块儿出钱。”

送走离苦先走的父亲后，母亲就搬下本宅和我住在一处。不过对于我的个人遭遇，母亲并未妄加评论，只是长叹一声后遗憾地说：“唉，真可惜，要是我当时跟你住在一起就好了。”

母亲在我这儿，依旧整日忙碌：买菜，做饭，收拾房间，打扫卫生，编织毛衣，照顾孙女，很少见到她有闲暇的时候。有时，我们于心不忍，便劝她：“妈，都做了一辈子了，到了晚年也该享点清福啦。”可她总是平静地说：“做得动呢就要做，等做不动了，自然就不做了。”

有时，我对母亲做事的勤勉也有异议和腹诽，因为母亲每天用拖把将家里近百平米的地板拖完之后，总不忘再去门外把

20多个楼梯台阶也拖抹得干干净净。为此，我不时旁敲侧击地打击她的工作积极性，可母亲不说话，也不认同我的观点，依旧天天经营门外的公共地界而不辍。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对她说：“妈，楼梯是公共使用的地方，大家上上下下把痰吐在那里，把病菌也留在那里，咱们这样家里家外不区分，会不会把病菌弄回家来呢？”母亲平静地说：“我用的是两只拖把，每次拖完楼梯，我都用洗衣粉清洗拖把，不会有事的。”

母亲知道我的思想没有打通，所以在几天后的一个适当时机，正在为孙女织着毛裤的她和坐在她旁边的我从轻松的聊天话题自自然然地切换到拖楼梯的问题上，她说：“阿二，多做公益事情总是好的，有钱人可以捐钱去修桥铺路，我没有钱，但我清洁楼梯的功德和修桥铺路是一样的。”

我感受到了母亲那些话的深邃和悠远，但转而一想又觉得理想功德与现实功利相去还是太远，而且现实中功德与功利总是不成比例。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母亲的话还是有义理和哲理的，即使我不愿意遵从和践行，也应该尊重她的修为和选择，所以从此我对母亲清洁楼梯再不敢劝阻和腹诽。

当然，母亲也有听我劝告的地方，比如我劝她每天看看报纸，告诉她经常动脑可以延缓大脑的衰退。

母亲很听话，每当下午做晚饭之前的闲暇，她就戴上老花镜翻阅报纸。读报一段时日后，她居然还觉着不过瘾，让正在上小学的孙女把已经不用的语文书和准备废弃的作业本给她，她看过报纸后还要练习写字。孙女比奶奶的积极性还要高，除了书和本子，她还把新铅笔、新橡皮都送给奶奶用，奶奶写的字也由孙女来批改打分，甚至一月还有一次由孙女出题的考试。

母亲没有读过书，她12岁就从乡下出来在上海的工厂里做工，想那情形应该比今日进城务工的农民更无奈和无助。听母亲说过，她每日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最大的困扰是睡眠不足。有一次，她正走在木楼梯上就睡着了，骨碌碌从楼上滚到楼下竟然都没被摔醒。她常常正睡着觉就突然惊醒，坐起来哭道：

“我又迟到了。”这时，旁边年长的女工会安慰她说：“小妹妹，离上班还早呢，安心睡吧，到点时我会喊醒你的。”母亲常说她很幸运，年长的姐姐们、阿姨们都对她很好，她还认一位孤身的阿姨做了干妈。解放后，年近17岁的母亲在扫盲识字班里好不容易达到了一个小学文化程度；每忆及此，母亲总会心有不甘：“我就是数学搞不懂，分子和分母，老师给我讲了几个月我才弄清楚，人家以前有点文化的，一听就懂，一步一步就读上去了，能读上去的人最后大多数都做了干部。”

我相信，母亲凭着她的勤勉、通达、和人，如果再稍稍有点文化，肯定能进入白领阶层。她以一个未成年的弱小女子的身份能在鱼龙混杂、千变万化、十里洋场、高深莫测的大上海站稳脚跟，为她自己以及她的后代赚取到了城市人的身份，就肯定有她生存的过人之处。所以我在内心深处很敬佩她，也很感激她，甚至有时我会在内心观照之后，自对自说：“想想母亲当年少小创业时的境遇和状况，我的那点人生逆境又算得了什么呢？”

人常说：独柴难烧，独儿难教。可我的母亲与她的孙女相处却非常融洽。每天晚上，祖孙俩在被窝里总要说笑个几十分钟后，才会进入梦乡。我常听见在女儿的再三请求下，她奶奶用吴侬之语念唱起听来已是相当遥远的歌谣：“几几头，莽莽飞，飞到高高山，吃白米”，“唧唧唧，马来了，大人小人都走开，做官的老爷回来了”。有时，母亲也会给孙女唱她在刚刚解放后学会的歌曲，比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比如王洛宾的“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然而说笑归说笑，若是孙女没有道理地耍小性子，奶奶便不再理她。这样的僵持少则半天，最多两天，孙女就会主动给奶奶承认错误，然后祖孙俩又说笑如初。母亲对我说过，娇惯出来的小人大多没有出息。

自从母亲住到我这里以后，我家的阳台就热闹起来。每天清晨几十只麻雀或排队蹲坐在阳台的栏杆上、铁丝上，或在架搁的木板上跳跳走走、寻寻觅觅；唧唧喳喳是麻雀们的叙述和

商讨，咕咕唧唧是麻雀们的吵闹和争斗，唧喳咕唧之余则是悠然自得地洗漱面孔和整理羽毛。

母亲晨练和买菜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在米袋子里抓一把米，乐呵呵地放到阳台架搁的木板上，立时那些贴附在阳台上方墙壁上的几十只麻雀里就有三两只胆大的飞到了木板上，它们略做观察便迅速啄食起来，接着黑压压的一片也降落下来，啄食声疾如骤雨。体壮健康的常常占据着最佳的啄食位置，尽情饕餮；身小病弱的只能瞅空挤进觅食圈，刚啄几口又被挤赶出去。好在一把米足以让所有麻雀都吃个半饱，先吃后吃似乎已无太大的意义。

麻雀吃饭有个毛病，即边吃边拉，吃到哪儿拉到哪儿，饭与屎如同一物。所以当麻雀吃完米，歇在一边唱歌时，母亲就会用小扫帚把麻雀拉的屎清扫干净；有时母亲在清扫时也会嘟囔一句：“不会好，把屎拉在自己的饭碗里，连齙齙都不晓得。”

母亲喂麻雀，我们都未反对过。女儿是觉着那样好玩，我呢则有些赎罪的感觉，因为我小时候捕杀过不少麻雀。这样，每逢周六、周日，我和女儿都会抢在母亲晨练、买菜回来之前就给木板上放了大米。母亲回来后反而比她亲自喂了还要高兴，她会耐心地对孙女说：“天气好的时候要少喂一点，刮风下雨天要多喂一点，夏天、秋天要少喂一点，春天、冬天要多喂一点，尤其是下雪天更要多喂一点。”

父亲走后，母亲在我这里总共住了三年零三个月，在她去世前的一年里，我们娘儿俩聊天时她经常提到两件事情，一件是关于母亲的救命恩人，另一件则是母亲的干妈。

母亲在上海做童工的时候，有一次得了一种奇怪的重病，浑身长满了脓泡，脓水沾哪儿就烂哪儿，人已奄奄一息。这时，母亲所在工厂的一个管理员的妈妈刚好从乡下来到上海探视儿子，这位菩萨心肠的老太太使用了一种我们今天想来似乎属于巫术的方法给我母亲诊治，然而治疗却异常有效，我母亲很快就奇迹般地起死回生。母亲每每忆及此事，那遗憾就像黄浦江之水绵延不绝：“我那时人小，还不懂人情事理，人家救了我的

命，最起码我也该买点东西谢谢人家。唉，这件事几十年来总在我心里放着，叫我无法心安。”但我知道母亲曾经努力过，刚改革开放时，母亲曾回过一趟上海，到处托人打听这位当年的管理员，可惜一切寻觅均无结果。

对于干妈，母亲常说的是一句话：“趁我现在还做得动，我想去伺候伺候她。”可是母亲总是走不开，父亲患病六七年，她走不开，父亲走后，我的问题又让她走不开。不过，这次母亲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我把我们娘儿俩聊天中的只言片语加以组合、分析之后，我知道母亲已经决定等她的孙女考上初中后就到上海去伺候她的干妈。然而她的这个心愿最终仍未能完成，在我的女儿接到初中录取通知后不到一个月，我的母亲便离开了人世。

母亲走后，我专程去了一趟上海，在福祿寿敬老院里，我见到了母亲的干妈——我的阿婆，老太太已经 80 多岁，脑子一点也不糊涂，只是脚摔伤过，已经不能下床走动。敬老院对阿婆非常照顾，阿婆的原单位也好得令人感动，单位知道阿婆不能下床就专门给她送来一台电视机，单位知道阿婆秋冬季节会犯哮喘病就专门给她安装了电暖器。阿婆对我说：“修来修去，修了一个好单位，新社会还是好啊。”

我在阿婆身边只待了三天，每天都给她搓脚底板。我心里想，第一天代表天，第二天代表地，第三天代表我母亲。

母亲从得病到去世只有短短的七天。七天前她在晨练时充满活力地舞刀弄剑，甚至一个二踢脚能够腾空跃起几十公分，可七天后她躺在病床上如油灯将尽，似春雪消融，一切都快得如同做梦。到此，我才明白，长期的劳累和克己使母亲的生命能量已经严重透支。母亲去世前的最后三天已无意识和语言功能，而且她以前患过的多数病况全部再现。我长久地凝视着她那眼珠已不太会转动了的双眼，真切地看到了她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痛折磨，我不得不在心里连连祈祷：上天啊，她不该遭受这样的苦痛折磨！若是能好，请让她快些好，若不能好，就带她走吧！

母亲走后，我一直在努力整理和沉淀大脑中储存的关于母亲的信息，我想知道母亲在那三年零三个月里都给我说了些什么，我欲明白在这三年多里我听闻了怎样的人世大道。然而，无论我怎样精进努力，我总是无法将这些信息整理清、概括明、沉淀成型。我甚至将母亲生前练习写字的本子都仔仔细细翻阅了数遍，幻想着那里面藏着智慧的天书，然而那里面除了偏旁和部首的练写就是单字和单词的练习，完整的句子只有一个：劳动最有滋味。这句话虽然也意蕴悠长，但似乎还不是我所希冀的人世大道。那些日子里，我很着急，也很忧伤。

终于，在一个早间的黎明时分，我在睡意朦胧之中真真切切地听到了六个字：**做事，感恩，仁善**。原来我的大脑并未休息，它一直在不知疲倦地进行着信息的整理和加工。

现在，依凭着母亲留给我的六字真言，我已经找到了走出人生阴霾的方法和路径，我献给母亲的这本书——《善人传奇》——就是证明之一。可母亲在哪儿呢？我以后到哪儿去闻如此的人世大道呢？

母亲，我很想您。

目 录

母亲的话

——《善人传奇》写作背景注解 俞敏杰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6)
第四章	(55)
第五章	(74)
第六章	(92)
第七章	(112)
第八章	(131)
第九章	(151)
第十章	(173)
第十一章	(193)
第十二章	(212)
第十三章	(234)
第十四章	(255)
第十五章	(278)
第十六章	(303)
第十七章	(327)
第十八章	(346)
第十九章	(370)
第二十章	(398)
第二十一章	(422)

第一章



公元 19 世纪中、末叶，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大清王朝开始加速其衰败的进程，从而诱发了被《尼布楚条约》阻挡了近 200 年的沙俄极大的侵略狂热。一个沙俄将军甚至放言：对于这样一个腐朽衰弱的大国，如果不用刀子去割它几块肉，简直天理难容！

俄国人没有像英、法那样打枪开炮、声震四邻，而是坐在谈判桌前，一边喊着“哥俩好”，一边像吃手抓羊肉那样，从容地捏走了中国东北和西北边陲 161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土地面积相当于 3 个法国、5 个日本那样大。

公元 1878 年，清直隶省朝阳府一带民间盛行着剥蚀人品人心人性的三害：抽大烟，要大钱，闹土匪。与朝阳府相距数十里的曹家湾村虽然山穷地瘦民贫，却依然流行着抽大烟、要大钱的瘟疫。

曹家湾村，白天，外景。

大雪纷飞，寒冬腊月。

一群小孩乐不可支，雪仗打得正酣。他们或互相投掷雪团，或专门朝人家的大门上扔雪团子。

曹清江一手拎着细细的一根腊肉，一手拉开大门，突然两个雪团子重重地击打在大门上，碎雪溅了他一脸一身。

“谁家的王八犊子，大过年的，找打呢！”

小孩们一哄而散。

曹杨氏一手抱着颗大白菜，一手替男人拂胸前的碎雪，边拂边说：“算啦，算啦，要过年啦，小孩子心里高兴哪。”

曹清江边走边不满地嘟囔着，夫妻俩的后边跟着3个儿子，老大树国手抄在袖筒里，老二树德要帮妈妈拿白菜，老三树民拉着曹杨氏的衣角。

这一家人刚进曹清海家的门，曹清河一家也朝曹清海一家走来。

骨瘦如柴的曹清河双手拢在袖筒里，胳膊窝下夹着几个破碗。其妻曹张氏抱着女儿拉着儿子，儿子的手里捏着些筷子。

三家子村，外景，白天。

村东一所院落的大门上贴着两张交叉着的封条，上书同治某年腊月某日等字样，并加盖着朝阳府的官印。

高周氏右臂挎了个黑包袱，呆呆地站在已被没收封存的自家门前。

墙角处，几个小孩露出半个脑袋在喊：“胡子妈！土匪婆！”这嘲弄的喊声震撼着高周氏，促使她转身急急地走出村子。

朝阳府城门口，外景，白天。

天上飘着雪花。

城门口，一些人正在看官府的公告。

告示上方挂着三颗人头。

人们边看告示边议论：“这些胡子该杀！俺家那头耕地的牛就是让他们牵去的。”

“牛算什么！俺们隔壁老崔家的闺女都被抢走啦！杀了这些胡子，今年过年也能太平些。”

“别瞎嚷嚷了，这些胡子还有线呢，别让他们听到了找咱们的事。”

高周氏看着儿子的头颅，两行泪水流淌下来。当她发现有

人在注意她时，便急忙转身离开。

曹清海家，内景，白天。

孩子们在院子里堆雪人玩。

厅堂内的一张破桌子上，一只精巧的铜香炉里燃着3根香。香炉后边供着个小镜框，镜框里边是一个戴瓜皮帽的老人画像。

6岁的曹树德正给有病卧床的奶奶捶背。

“奶奶，您舒坦些了么？”

奶奶边咳嗽边说：“好，好，好孩子。”

奶奶抚摸着孙子的小手说：“可惜哪，这么好的孩子生到我们穷人家来，读不了书，受苦受穷。孩子哪，你要记住，咱们曹家以前是辽阳的大户人家，是读书做官的人家，咱们的先人还写过《石头记》哪，就是你太爷爷当年也是个秀才哪，他的春联写得可好哪，每到过年，邻近的商号呀大户呀都用轿子抬他去写春联，那个风光啊。可惜了，他晚年抽上了大烟，把家产都抽光啦。孩子哪，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读书，你看世上的穷人，10个有8个都是没读书而受的穷，10个富人有8个都是因为有书读而得了富。孩子，你记住奶奶的话了么？”

“记住了！”曹树德一边用手指给奶奶挠头发一边回答。

曹清海家的厨房，内景。

厨房里，三妯娌正在准备年夜饭。

曹杨氏一边从蒸笼里朝外翻捡刚蒸熟的窝窝头一边问曹王氏：“大嫂，咋没见着大哥呢？”

曹王氏一听打问她男人，便来了气，扔下菜刀，摸出烟袋。曹杨氏见状忙从灶火里拣了一根小柴替她点烟。

“那狗屁东西，根本不配当个大老爷们儿！妈的巴子，一个冬天里整天的耍钱，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让他整去赌了，前几天还打老爷子那个铜香炉的主意呢，老爷子发了急，说你敢动这个香炉，我就一头撞死在你们家。这不，今儿个一大早出去了，到现在还没见影呢，让他死在哪个旮旯拐角算啦！”

曹张氏掰了块窝窝头嚼着说：“老曹家没一个好东西！你看我们家那个瘦鬼，钱照耍，还整这个呢（将大拇指和小指弄成八字，放在嘴边，做吸鸦片状），我看他那猴样也没几天活头了。快死！死了，我们还能活，不然，我们也活不了了。”

曹杨氏听后不满地说：“别埋汰人啦，大过年的，说那不吉利的话干啥，再不好不也是自己的男人么？男人死了对咱们有个啥好？当个寡妇愁吃愁喝的让人瞧不起就好么？”

周家屯，外、内景，傍晚。

一家挺气派的院落。门前的对联非常醒目：去岁室内粮盈财盈人气盈，今年家里福多寿多祥瑞多。横批是，忠孝传家。门中央还有两个门神。

高周氏疲惫不堪地挪移到院门前，她拍掉身上的雪花，整理了一下头发，迟疑片刻后，开始敲门。

用人开门后问：“你找谁？”

“我是周养孝的姐姐，我来给老太太拜年。”

“是老爷的姐姐哪，您快请进。老爷，孩子他大姑来给您拜年啦。”

周养孝走出上房，一脸的不高兴，“你来干啥？自己丢人现眼的还不够，还要我们跟着你丢人！”

“孝儿。”房内传出老太太的喊声。

周养孝急忙进屋，谦恭地叫娘。

“快让你姐姐进来。”

周养孝磨磨蹭蹭的有些不情愿。他的妻子周曹氏见状急忙走出屋来搀扶着高周氏走进上房。

高周氏一进屋便抱住母亲放声痛哭，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融进在哭声之中，周老太太也难过得不停抹泪。

周养孝家上房，内景。

周老太太坐在炕上，周养孝垂手侍立在她面前。

“孝儿，你姐姐就是有千错万错，也还是你的亲姐姐，这个

周字你怎么掰得开呢？这就叫人情。天大，地大，这人情也不小哪。你姐姐现在无依无靠，她就你这么个弟弟，她不靠你靠谁？你不管她谁来管她？你若不管她，在上亏了祖宗先人，在下亏了人情人伦。周家的家法不是这样的。至于你怎么样容她、养她，你是一家之主，我也不好多管，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

周养孝谦恭地答道：“是，我听娘的。”

曹清海家厅堂，内景，晚上。

铜香炉两旁各燃着一支蜡烛，破供桌上多了两个窝窝头和一碗白菜腊肉炖粉条。

昏暗的供桌前，儿子、媳妇、孙子、孙女，跪了一大片。

老爷子燃好三支香后，跪倒在地虔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说：“祖宗哪，又到过年的时候了，我们这一大家子穷得连年也快过不上了，您老显显灵，保佑我们过上好日子吧。过上好日子，我们可以显扬您老的恩德，可以给您供奉更好的东西，求求您老，快保佑我们过上好日子吧。”

老爷子说完再一次磕头。

大家也跟着老爷子一起磕头，不过各人的动作、表情都不太一样。有的认真，有的敷衍，有的则觉着好玩。

曹树德动作认真，表情严肃，他在心里默念着：我要读书，我要读书。

曹清河已打了两次哈欠，看来他的大烟瘾有些犯了。

曹清海家外室、内室，内景，晚上。

煤油灯下，大家狼吞虎咽地吃着年夜饭，只有老爷子抽着旱烟，额头上印着深深的皱纹，表情痛苦地思索着。

炕桌旁坐着儿子和孙子，曹树德边吃边不解地看看爷爷，他想问问爷爷为什么不吃饭，但又不敢问。媳妇和孙女们，或倚着炕沿或蹲在墙角吃饭。

曹清河两三口就吞掉一个窝窝头，又急急地吃着白菜腊肉

炖粉条，边吃边嘟囔：“咋不见肉呢？”

曹王氏和曹杨氏端着窝头和菜走进内室。

“妈，吃饭啦。”曹王氏说着把盛着一个窝头的碗放在炕头，然后走出内室。

曹杨氏企图扶老太太坐起来，但失败了，老太太边阻止她边说：“别费劲啦，我不想吃。”

“那我喂您。”

曹杨氏给老太太喂了两口菜汤，老太太摆手说：“我吃不下去，你去吃饭吧。”

炕桌旁，曹清河刚吃完菜，捏了两个窝窝头揣进怀里，然后双手捂着肚子对老爷子说：“爹，我回去了，肚子疼得邪乎。”

老爷子一声不吭，只是抽烟。

曹清河边打哈欠边叮咛曹张氏：“别忘了把咱们家的碗筷拿回来。”

曹张氏鄙夷地斜了他一眼说：“少抽两口那玩艺儿，咱家啥都有了！”

曹清河像个老鼠似的急急溜出屋子。

周养孝家厨房，内景，晚上。

厨房的一张小桌上放着四样菜，高周氏和两个用人一起吃年夜饭，两个用人边划拳边喝酒还不时说些脏话，一点也不理会高周氏的存在。

高周氏觉得有些不自在，便朝自己的饭碗里夹菜，想离开饭桌，她刚想夹一片肉，却被一个用人抢先夹走填进了嘴里。

高周氏独自靠着锅台，默默地吃饭。

周养孝家上房，窗外剪影，晚上。

透过窗户纸，可以看到人头在动，举酒杯和捏筷子的手在动。

屋内传出的声音：“妈，我敬您老一杯，祝您老健康长寿、祥和如意。”

“奶奶，我也敬您。”

“你敬奶奶啥呢？”

“我敬奶奶能活 100 岁。”

“哈哈，我活 100 岁不就成了老妖精啦。”

曹家湾村，外、内景，凌晨。

曹清海赤裸着上身，两臂紧抱在胸前，青黑的嘴唇哆嗦个不停，脚步踉跄地朝自家大门走来。他的脸上、身上又是雪又是伤，挪步已很艰难。

曹清海倚在自家大门上，双手已不听使唤，只好吃力地用头叩着大门。

许久，大门才被叩开。随着大门的开启，曹清海扑倒在门内。

“这是咋的啦？你棉袄哪去啦？”曹王氏试图拉曹清海起来，谁料他竟大口地从嘴里喷出血来。

曹王氏惊慌失措地大声叫起来：“爹，不好啦！爹，快来，快来，你儿不好啦！”

曹老汉急急跑出屋来与曹王氏一起手忙脚乱地将曹清海拖进屋子。

曹清海被弄到炕上，盖上被子。炕上的两个孩子惊恐地看着父亲，吓得低声哭泣起来。

曹王氏端了碗水说：“孩子他爹，大过年的，别吓着人，来，喝点水，缓缓劲儿。”

曹老汉让儿子靠在自己的胸前喝水。曹清海刚喝了两口水突然又口喷鲜血，碗也被碰翻打碎在地上。

“儿呀，你挺住了！你上还有老，下还有小呢，说啥也得挺住哪。”

渐渐地，曹清海瘫软下来，在父亲的怀里咽了气。

孩子们边叫爹边放声大哭。

曹清海家内室，内景。